

张桂铭谈中国画创新之路:吾将上下而求索



张桂铭

1939年出生于浙江绍兴,1964年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(现名中国美术学院)中国画系,同年入上海中国画院专业创作。历任上海中国画院副院长,刘海粟美术馆执行馆长,中国美协理事、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画艺委会委员,上海市文联委员、上海市美协中国画艺委会主任,上海大学美术学院、上海理工大学艺术设计学院客座教授等。1988年被特聘为国家一级美术师,1998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,2011年被聘为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。

编者按

当今,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国画艺术正面临着从未有过的激烈挑战,西方艺术以席卷之势遍及世界,社会的急剧转型使中国画的传统形态无法承载现代生活的巨大重量。而日益强大的中国,需要与与之相匹配的艺术面向世界;文化的广泛交流,需要中国艺术以自己的现代形象展示于世界艺术之林,这是当代中国艺术家责无旁贷的使命。为此,从2012年开始,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的博士生导师林逸鹏教授发起并策展了“重塑东方美”画展。该画展集累了当今国内一群现代型顶级的中国画家,每年一次轮流在国内大城市巡回展览,数年后到发达的西方国家展出;同时邀请汉文化圈内一流的思想家、哲学家、美学家、艺术理论家召开学术研讨会,构建现代中国画的理论框架。

新华社旗下的现代快报是报业中的佼佼者,《艺·周刊》更以先锋、高端的品质引领着大众审美,享誉华东地区,惠及全国。今年,第三届“重塑东方美”——美在慧眼·水墨心印画展,将由现代快报、南京师范大学、南京大学艺术学院研究院主办,在南京、广州两地举办,作为品牌项目精心打造。本报特辟专栏系列报道参展画家,以飨读者。

“重塑东方美”这个名字,对于关注艺术的人而言并不陌生。2012年,首届“重塑东方美”在美术圈引起了巨大反响,引得业内对中国画的发展展开了激烈的讨论,2013年的第二届展览在南京、上海两地开展,更是影响极大。如今,第三届“重塑东方美”大展大幕再起,本次展览将落地南京、广州两地,再一次激起大众对中国画学术与创新的关注。

对于每一位参展艺术家而言,他们数十年来对艺术、对中国画的发展都进行着不断的探索。本周,《艺·周刊》记者对参展艺术家、著名画家张桂铭先生进行了独家专访。

在本届“重塑东方美”的参展画家中,张桂铭先生大约是年龄最长的一位。有一位理论家以“自身的聪敏善悟,超凡的绘画天赋,民族艺术发展的担当精神”来形容他眼中的张桂铭。从艺数十年,张桂铭在美术创作与艺术理论上的造诣早已被业界公认,但当记者打去电话,请他谈一谈对于中国画传承、发展、创新等问题的看法时,他却说,其实自己仍然在思考。

——艺术,总是在思考中前进的吧。

这几年,艺术圈风生水起热热闹闹,各色展览也蓬勃发展起来。而对于张桂铭来说,参加展览也是需要经过审慎思考的事情。

“我是从去年开始接触到‘重塑东方美’这个展览的。当时是第二届的筹备期,我受到了邀请,也看到了第一届展览的资料。参展的这批艺术家,很多我很熟悉,他们的创作水准都很高,作品也有各自的风格面貌;既是中国的,又是崭新的。我也逐渐了解到,他们是在很认真、很用心地做一件事,不仅仅只是个展览,还有重要的理论研究,具有很深的学术性。我想,这事儿很有趣,于是我就加入了。”张桂铭用“有趣”来描述他加入“重塑东方美”的初衷,而这份有趣,大概就是他对绘画创作中自我与自由的追求。

对于本届展览“美在慧眼”这个主题,张桂铭则特别提到了视觉审美的重要性:“我觉得绘画艺术本身是视觉艺术,必须要讲视觉效果。以前我们往往把形式跟内容分得太开。过去我们看画的习惯,是先看画的是什么,内容是第一位,就是先看内容,然后再看画面的感觉。实际上从直观来讲,一幅作品先映入你眼帘的是画面的效果,整体的感觉。比如结构、构图、造型、色彩、笔墨等,我觉得不能简单地认为这些构成元素只是形式,其实这些元素里面也包含着精神内涵,包含着精神元素。”

在张桂铭看来,作品是作者内心世界的自然流露,“我所画的大多是我喜爱和熟悉的题材,荷花、果实、游鱼、

群鸟……凭我平时的观察和记忆,通过笔墨直接在宣纸上发挥。在作画过程中包含着一定的随意性。我作品的特殊性可能更多地表现在笔墨、色彩,以及造型、构图上,线条的节奏、色彩的韵律、造型的变化、构图的聚散……简言之,主要借‘题材’,组成色、墨、点、线、形的交响。”

作为画家,绘画创作已经深深融入了张桂铭的生活,也成为了他的生活需要,不能须臾离开。而对于当下的中国画创作之变,他也有着自己的思考。张桂铭提起了他三十年前去德国的经历:“我参观了许多博物馆、美术馆,带给了我强烈的感受,联系到当时国内中国画的状况,感到中国画必须要有新的改变,要使中国画‘亮’起来,充满活力,具有现代气息。因此,我大胆地进行了新的探索和尝试。记得在求变之初,听到各种的议论比较多,但是那时我对于中国画的探索和创新的决心很大,充满信心,一直坚持下来。我坚信中国画可以有多种不同的面貌和风格,可以有一番新的气象。”

“这三十多年来,社会不断变迁,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改革开放、经济转型。改革开放,思想解放,人的思路开阔了,见识多了许多,敢想敢做,也使美术创作活动空前活跃。画家之多,画风之多样,加上艺术市场的火爆,各类展览活动、学术活动的接连开展,给画家创造了以前任何时代所没有的机遇。而画家本身要面临的问题也比过去多得多,然而从艺术创作来看,尤其具有深厚传统的中国画,在如何对待传统如何对待创新的问题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。我想这个争论也还会继续下去。”

由此,张桂铭也谈起了此番的“重塑东方美”：“东方美,其实就是独属于我们中国的艺术。重塑不是重复,必须要有创造性。通过这个活动,我看到了很多画家都在这方面做着自己的努力,我也相信,具有代表性的‘重塑东方美’只是刚刚开始,我们还有很远的路,很多新的想法,在大家共同的努力中慢慢解决与实现。”



《瓶花》

张桂铭说

谈传承:

继承传统,技法当然很重要,中国画的笔墨传统很重要,但中国画的技法也不是固定不变的。但是我觉得大师的作品和为人当中都有一个共同点,他们的一生都在追求和坚持“真善美”,“真善美”是中国传统的核心品质。特别是在当今画坛过度浮躁、急功近利的状况下,作为艺术家更要自律,保持冷静,沉得下心来从事艺术创作,保有一颗真诚和敬畏的心对待艺术创作,把最优秀的作品贡献给社会是艺术家的神圣职责。当然对社会上出现的种种

不正之风和丑恶现象的批评和揭露对艺术家也会引起共鸣,也会在作品中反映出来。但是最终还是为了发扬和传播“真善美”,这个核心品质一定不能丢。

谈创新:

艺术需要不断创新,中国画更要创新。我的建议和体会是,作为一名中国画家必须要吃好中国传统艺术这个头口奶,如果头口奶没有吃好,也希望补补深,把基础打扎实。同时,我们的心胸一定要开阔,站得高、看得远,不要轻易排斥别国的艺

术,吸取多方面有益的营养,积极探索。艺术创新的道路始终是不平坦的,不能急于求成、急功近利,要锲而不舍、反复实践,同时要静得下心来,耐得住寂寞,以虔诚的心态对待艺术,作为一名艺术家没有殉道精神是不成的。最后我想重提王国维先生在他的《人间词话》中提出的三境界,值得我们记取:“昨夜西风凋碧树,独上高楼,望尽天涯路”,“衣带渐宽终不悔,为伊消得人憔悴”,“众里寻他千百度,蓦然回首,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”。这对于要成就大事业者是绕不过去的。



《瓶花自由》



《夏塘》

第三届“重塑东方美”

美在慧眼·水墨心印

张桂铭

出品人:赵磊

策展人:林逸鹏

主办:现代快报、南京师范大学、南京大学艺术学院

特立独行张桂铭

(节选)
文/李小山

几年前,我在上海主持“新中国画大展”,与桂铭先生有过一些联系,交往比较融合,我觉得他是个从容和宽厚的人。其实,早在认识他之前,我就经常在不同的场合看到他的作品,他那鲜明的图式和强烈的感染力,给了我深刻的印象。到目前为止,要说靠图式取胜,并占据了众人瞩目位置的,非张桂铭莫属。这一点也说明,画家的图式有多重要,与朋友一起论画时,我常提到,一个画家画了一辈子画而没有自己的图式,是最大的失败。

有了图式就有了独特性,而独特性则是画家留存画史的关键。当然,我强调图式只是对画家某个方面的确认,大画家和优秀画家的成就是综合的,由许多方面构成的。在中国画方面,曾经有着观点和立场非常对立的争论,这是由整个文化性质所决定的。毫无疑问,我们时代的艺术已经不再是封闭的单一的,多元化和多样性才是潮流的主色调。其中,求新求变是画家创作实践的首要目标,而实现这个目标所依据的资源,主要来自于现成的西方艺术思潮和艺术版本。换句话说,就是被许多人诟病的所谓对西方的盲从。然而,这种诟病是不足为据的。从林风眠开始,中国艺术家经过很长时间的

努力,逐渐解除了外部束缚(包括自我束缚),从封闭和单一走向开放和丰富,是与学习西方分不开的。并不是说,中国传统不好,恰恰相反,中国传统的伟大和辉煌有目共睹,正如我在若干年前对中国画发出的诤难那样,针对的只是一种停滞不前的现状,和一种自我麻痹的自大狂。

张桂铭的绘画之路与他的同代人大致相同:从学院到专业画家;不同的是他自80年代中期的转折,这个转折对于他是非同小可的。当很多人还心安理得躲传统的荫庇下讨生活时,张桂铭却断然走向未知的创新之路。一些评论者常常把张桂铭和马蒂斯、米罗等现代主义大师挂起钩来,其意思自然是指张桂铭从他们那里摘取了许多东西,这种说法没什么错,但也不很贴切。画家的任何创意都不会是空穴来风,都有其渊源可寻。画家选择某种资源,是他的自由,但其中包含着他的才分、理解和感悟。为什么有那么多年常累月在画案前劳作的人,却一事无成呢?或者即使是名头很大、名利双收,实际上也只是混迹画坛的政客呢?说明选择本身便将各种可能性作为伏笔了。我想指出,张桂铭决心割断与传统表现手法的联结,体现了他作为一个画家视创新为已任的本能。我曾经多次说过,最好的批评家也只能为艺术家清扫场地,创造艺术的新类型、新图式、新格局,是艺术家的天职。

张桂铭的画具有强烈的装饰味,并且,这种装饰味没有损害他画面的丰富性和表现力,几乎可说是难得的特例。偏重装饰味的作品,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刻板、僵硬和缺乏表现力的毛病。我得赶紧解释一下,这里所指的装饰味与西方的冷抽象作品无关,(例如蒙德里安)。冷抽象是另一种视觉经验,其中包含的意义与装饰味差之万里。张桂铭运用了巧妙的高捷的手法,将装饰味和传统水墨结合起来,一方

面,他的画给了人们一种全新的感受,形式上独特,图式感很强;另一方面又把人们熟悉的笔墨技法融合进去,在欣赏上并没有显得突兀,这样的折中,既有赖于中国画创新潮流这个大背景的助推,最主要还是靠画家本人的才分和感悟。

张桂铭的画,一反传统中国画的含蓄及文气,在用色上大胆而强烈,他自己这样说过:“传统中国画不太注重色彩,如果稍强烈鲜艳以后呢,就会平一平,光一光,这样看起来似乎比较舒服。我后来是有意把它强烈了,把中间调子抽掉,一些灰的东西抽掉,把线条加强,让颜色明快,造成强烈的对比。这样一来我的作品比较跳。”色彩强烈,与现实存在相关,特别是城市生活,——高楼大厦,灯红酒绿,立体交通,以及速度、节奏和色块混杂,与以往那种文人画所表达的境界完全不能同日而语。画家从当下感受出发,表达一种新的视觉经验,并把它融化为自身的品质,是令人羡慕的。张桂铭敢用大红大绿、大黄大紫,辅之以基本的中国画线条和墨色,使画面产生了视觉的冲击力,色彩之花哨,之不调谐,之互相冲突,反而导致了视觉的均衡、和谐和统一。在当下中国画坛,张桂铭的用色是十分少见的。

张桂铭作品的另一特色是画面的均衡。有些人说他的画有图案化倾向,有的人把他的画比喻成花布,不一而足,这些都是与均衡有关的。我觉得,张桂铭比任何人都能够画大幅作品,甚至是超大幅作品。因为他笔下的许多画面可以上下左右无限延续,这也是一大特色。一般画家若运用过于均衡的方法,很容易真的把画面弄成象花布或图案,变得毫无新鲜感。张桂铭的绝活在于,他在运用均衡的同时,仍然有效地利用了笔墨趣味在画面中的支撑作用,譬如宿墨的韵味,譬如线条的变化,譬如合理的布白等等。仔细分析张桂铭作品的技法,可以发觉,他的鲜明的图式背后隐藏着精细的表现力,从色彩到笔墨,从笔墨到晕染,从晕染到布白,都是殚精竭虑的,因此也就非常深入和精到,在那些貌似简单的构图和章法中,让欣赏者能够在诸多方面咀嚼和品味其作品魅力,并铭刻很深的印象。

我在以前的一篇文章中说:“中国画的现状比起十几年前,由于它的背景所发生的变化,已失去了关于它的生存前途的争论依据。换言之,关于它是否‘穷途末路’已不重要。因为中国画的存在空间被划定,它的可能性被它自身的实践所证明。”我又说:“如果今天还有自认为是一统天下的权威,是可怜且可笑的,谁都会把他的自我膨胀当作笑料。我并不是说今天的中国画家没有高低优劣之分,不是的,我是说由于多元化和多样性造成了价值(包括趣味)的不可比性,以至于只有在同一种类型中才能够进行比较,存在的多样性决定了价值的多样性。”张桂铭以自己的现实有效的创作实践告诉我们,尽管权威已经消弭,定于一尊的传统已经瓦解,但是优秀的品质是永存的,这种品质在提升人们的审美情趣和鉴赏力上,起着很大的作用。